



曹禺戲劇集四

北京人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七元八角

曹 禺 第 北
戲 四 京
劇 種
集 人

吳 文 行 人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重 慶 國 民 路 一 一 八 號
電 報 郵 局 一 四 五 號

曹 禺 共
戲 八
劇 種

一·雷 雨
二·日 出
三·原 野
四·北 京 人

五·家
六·蛇 變
七·橋
八·曹禺獨幕劇集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版

三十七年五月八版

北京人
三幕劇

原书空白页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隣」

——王勃

原书空白页

人物

官 皓——在北平落戶的舊世家的老太爺，年六十三。

曾文清——他的長子，三十六。

曾思懿——他的長媳，三十八九。

曾文彩——他的女兒，三十三歲。

江 泰——他的女婿，文彩的丈夫，一個老留學生，三十七八。

曾 霆——他的孫子，文清與思懿的兒子，十七歲。

曾瑞貞——他的孫媳，霆兒的媳婦，十八歲。

愫 方——他的姨姪女，三十上下。

陳奶媽——哺養過曾文清的老奶媽，年六十上下。

小柱兒——她的孫兒，年十五。

張順——曾家的僕人。

袁任敢——研究「人類學」的學者，年三十八。

袁圓——他的獨女，十六整。

「北京人」——在袁任敢學術考察隊裏一個修理卡車的巨人。

壽木商人——甲，乙，丙，丁。

警察

地點

第一幕 中秋節。在北平曾家小花廳裏。

第二幕 當夜十一點鐘的光景，曾宅小花廳裏。

第三幕 仍在曾宅小花廳。

第一景——離第一幕約有一月，某一天的傍晚。

第二景——翌日五點鐘左右，天尚未亮的時候。

第一幕

原书空白页

中秋節將近正午的光景，在北平曾家舊宅的小花廳裏，一切都還是靜幽幽的。屋內悄無一人，只聽見靠右牆長條案上一條方楞楞的古老蘇鐘遲緩低鬱地邁着他『滴滴搭搭』的衰弱步子。屋外主人蓄養的白鴿成羣地在雲霄裏盤旋，時而隨着秋風吹下一片冷冷的鴿哨響，異常嘹亮悅耳。這銀笛一般的天上音樂使久羈在暗屋裏的病人也不禁抬起頭來望望，後面大花廳一排明淨的敞窗裏，正有三兩朵白雲悠然浮過蔚藍的天空。

這間小花廳是上房大客廳和前後院朝東的廂房交聚的所在，屋內一共有四個出入的門路。屋右一門通大奶奶的臥室，門前懸掛一簇精細無比的翠綠紗簾。屋左一門通入姑奶奶——曾文彩嫁與留過洋江泰先生的——的睡房，門前沒有掛着什麼，門框較小，門也比較矮，似乎裏面的屋子也不甚講究。小花廳的後牆幾乎完全為一排狹長的紙糊的門扇和壁櫥似的小書齋佔滿。這排紙糊的榻扇，是上

房的側門佔有小花廳後壁三分之二的地位。門檻離地約有一尺，踏上一步石台階便邁入門內的大客廳裏。天色好，這幾扇狹長的紙糊棊扇也完全推開，望見上房的氣象果然軒豁寬暢，正是一個曾經盛極一時的大家門第。裏面大客廳的門窗都開在右面，向前院的門大敞着，露出庭院中綠蔭蔭的棗樹籬籬和白楊。此時耀目的陽光透過裏屋（即大客廳）一列明亮的淨窗，灑滿了一地，又返射上去，屋內塵影浮沉，如在水中，連暗淡失色的樑柱上的金粉以及天花板上脫落的藻飾也在迴照裏熠熠發着光彩。相形之下，接近觀衆眼目的小花廳確有些昏暗。每到「秋老虎」的天氣，屋主人便將遣大半壁通大客廳的門扇整個掩閉，只容左後壁小書齋內一扇圓月形的紗窗漏進一些光亮，這半暗的小花廳便顯得極涼可喜。屋裏老主人平日不十分喜歡離開後院的寢室的，但有時也不免到此地來養息。這小書齋居然也有一個名兒，門額上主人用篆書題了「養心齋」三個大字的橫匾。其實牠只是小花廳的壁櫥，佔了小花廳後壁不到三分之一的地位，至多可以算作小花廳的耳室。書齋裏正面一窗，可以望見後院老槐樹的樹枝。右面一門（幾乎是看不見的）正通後面的庭院和曾老太爺的寢室。這耳室裏沿牆是一列書箱，裏面裝滿了線裝書冊。窗前有主人心愛的楠木書案，紫檀八仙凳子，案上放着筆墨畫硯，磁器古董。

都是極其古雅而精緻。這一代的主人們有時在這裏作畫吟詩，有時在這裏讀經清談，有時在這裏卜卜課，無味了就打瞌睡。

講起來這小花廳原是昔日一個談機密話的地方。當着曾家家運旺盛的時代，賓客盈門，敬德公這位起家立業的祖先，創下了一條規矩：體己的親友們都照例請到此地來坐候，待到他朝中歸來，或者請入養心齋來密談，或者由養心齋繞到後院的簽押房裏來長敘，以別於在大客廳候事的後生們。那時這已經鬢髮斑白的老翁還年青，正是關關貴胄，意氣軒昂，每日逐花間柳，養雀聽歌，過着公子哥兒的太平年月。

如今過了幾十年了，這間屋子依然是曾家子孫們聚談的所在。因爲一則家世的光輝和祖宗的遺愛都彷彿集中在這塊地方，不育的子孫縱不能再像往日敬德公那樣光大門第，而頹懷已逝的繁華，對於這間笑談坐息過王公大人的地方，也不免徘徊低首不忍遽去。再則統管家務的大奶奶（敬德公的孫媳）和她丈夫就住在右邊隔壁，吩咐和商量自然逃不開這個地方。加以這間房屋四通八達，蓋得十

分講究，我們現在還看得出棟樑上往日金碧輝煌的痕跡。所以至今雖然家道衰微，以至於連大客廳和
西廂房都不得已讓租與一個研究人類學的學者，但這一面的房屋再也不肯輕輕送給外人居用，還是
曾家最後的一座堡壘。縱然花園的草木早已荒蕪，屋內的柱樑亦有些褪色，牆壁的灰砌也大半剝蝕，但
即使處處都像這樣顯出奄奄一息的樣子，主人也要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勉強掙扎，抵禦的。

其實我看這間屋子決不露一點寒儉模樣，我們說過那沉重的蘇鐘就裝璜得十分堂皇，鐘後那扇
八角形的玻璃窗也打磨得光亮，（北平老式的房子，屋與屋之間也有玻璃窗，裏面深掩着杏色的幔
子——大奶奶的脾氣素來不肯讓人看見她在房裏做些什麼——彷彿鎖藏着無限的隱秘。鐘前橫放
一架金錦包裏的玉如意，祖傳下來爲子孫下定的東西。兩旁擺列着盆景翡翠和一對二十年前做爲大
奶奶陪嫁的寶石紅的古瓶。條案前立一張紅木方桌，有些舊損，上面鋪着紫線毯，開飯時便抬出來當飯
飯桌。現在放着一大盤冰糖蜜餞，有山楂紅的，紫葡萄的，生荸薺的，胡桃仁的，山藥豆的，黑棗的，梨片的，大
紅橘子瓣的，那鮮豔的顏色使人看着幾乎忍不住流下涎水。靠方桌有兩三把椅子，和一隻矮凳，擦得都
很潔淨。左牆邊上倚一張半月式的紫檀木桌，放在姑奶奶房門上首。桌上有一盆佛手，幾隻綠絹包好的

鼻烟瓶，兩本古書。當中一隻透明的琉璃缸，有金魚在水藻裏悠然遊漾。桌前有兩三把小沙發，和一個矮几，大約是留學生江泰出的主意，擺的較爲別緻。這面牆上懸掛一張董其昌的行書條幅，裝裱頗古。近養心齋的牆角處，倒懸一張素錦套着的七絃琴，橙黃的絲繩重重地垂下來。後面在養心齋與通大客廳的榻扇之間，空着一塊白牆，一幅淡遠秀勁的墨竹掛在那兒，這看來似乎裝裱得不久。在這幅竹子的右邊，立一個五尺高的烏木雕龍燈座，龍嘴啣一個四方的紗燈，燈紗是深藍色的，畫着彩色的花鳥。左邊放一個白底藍花仿明磁的大口磁缸，裏面斜插了十幾軸畫。缸邊放兩張方凳，凳上正擱着一隻皮箱，虛掩着箱蓋。

屋內靜悄悄的，天空有斷斷續續的鴿哨響。外面長胡同裏彷彿有一個人很吃力地緩緩推着北平獨有的單輪水車，在磷磷不平石鋪的狹道上。一直是單調地「孜妞妞，孜妞妞」地呻嘶着。這響塞的輪軸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中間偶爾夾雜了挑担子的剃頭師傅打着「喚頭」——一種熟鉄做成巨錘似的東西，以一巨釘自錘隙中打出，便發出「方尤儿，方尤儿」的金屬音——如同巨蜂鳴唱一般嗡嗡的響，間或又有磨刀剪的人吹起爛舊的喇叭「唔呱哈哈」地吼叫，衝破了單調的沉悶。

屋內悄然無人。淡琥珀色的宮瓷盆內，著養着紫素蘭，靜靜散發着幽香，微風吹來，窗外也送進來桂花甜沁沁的氣息。

半响。

遠遠自大堂廳通前院的門，走進來曾大奶奶和張順，他們匆匆穿過大花廳，躡入眼前這間屋子。張順，一個三十上下的北平僕人，恭謹而又有些焦灼地隨在後面。

曾思懿（大奶奶的名字）是一個自小便在士大夫家庭薰陶出來的女人。自命知書達禮，精明幹練，整天滿臉堆着笑容，心裏却藏着刀劍，虛偽，自私，多話，從來不知道自省。平素以爲自己既慷慨又大方，週圍的人都是謀害她的狼鼠。嘴頭上總嚷着「謙忍爲懷」，而心中無時不在打算佔人的便宜，處處較量着「不能栽了跟頭」。一向是猜忌多疑的，偏偏誤認那是自己感覺的敏銳。任何一段談話，她都聽得出是惡意的攻訐，背後一定含有陰謀，計算。成天戰戰兢兢，好在自己造想的權詐，詭秘的空氣中，鉤心鬭角，言辭間儘性矯揉造作，顯露她那種謙和、孝順、仁愛……種種一個賢良婦人應有的美德，藉此想在實家親友中，博得一個賢慧的名聲，但這些親友們沒有一個不暗暗憎厭她。於詐的狐狸時常要露出令人

幽冷的尾巴的。她絕不仁孝，（她恨極那老而不死的老太爺）還誇口自己是稀見的兒婦，貪財若命，却好說她是第一等慷慨，暗放冷箭簡直成了癖性，而偏愛讚美自己的口德，幾乎是虐待眼前的子媳，但總在人前嘆惜自己待人過於厚道。有人說她陰狠，又有人說她不然，罵她陰狠的，是恨她笑裏藏刀，胸懷不知多麼徧狹詭秘；看她不然的是諒她胆小如鼠，怕賊，怕窮，怕死，怕一切的惡人和小小的災難。因為瞥見牆邊一棵弱草，她不知哪裏來的怨毒，定要狠狠踩絕了根苗，而遇着了那能螫噬人的蜂蛇就立刻閃避道倖，稱讚自己的涵養。總之，她自認是聰明人，能幹人，利害人，有抱負的人，祇可惜錯嫁在一個衰微的士大夫家，怨艾自己爲什麼偏偏生成是一個婦道。她身材不高，兔眼睛微微有點斜，寬前額，高鼻樑，厚厚的嘴唇，牙齒向前暴突，兩條烏黑的細眉，像刀斬一般地塗得又齊又狠。說話時，極好暗地窺看對方的神色，舉止言談都非常機警。她不到四十歲的模樣，身體已經發胖，臉上彷彿有些浮腫。她穿一件淺黃色的碎花旗袍，金繡緞鞋，唇下繫着一串亮閃閃的鑰匙，手裏拿着賬單，眉宇間是惱怒的。

張順（陪着笑臉）您瞧怎麼辦好，大奶奶？

會思懿（嘴唇一呶）你叫他們在門房裏等着去吧。